

介書錄義

利

六書述義卷九

榮成姜忠奎

假借上

漢許慎曰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謹按令發號也从亼从巳巳久遠也从兀从匕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化匕聲匕者到匕也令本會意長本形聲由發號之意引申為使故命从令而訓使也由久遠之意引申為極故肆从長而訓極陳也推之凡律令時令生長長幼皆依託以為字

琳力尋切音林美玉也古文作玲

石當使切音石宗廟中藏主石室也

稟苦浩切音考枯木也一作稿又與  
簞通州木室中者必枯稿也  
由叔渠記切與舉也

焉所謂以不造字當造字者也其義有二一曰造  
字之借有但依聲者凡形聲之屬如球玉磬也琳  
美玉也求林但取其聲而不以為意也有但託事  
者凡會意之屬如壯大也婿夫也从士但託其事  
而不以為聲也若禮既从豐又以豐為聲祐既从  
石又以石為聲依聲而竝託事凡轉注之字皆由  
是而成也二曰用字之借但依聲者有之如枯稟  
也夏書以為木名與舉也杜林以為麒麟字事異而  
聲同也依聲而又託事者有之如朋之又為朋黨

婁  
婁字

衛  
權具切音維四達道也

烏之又為烏呼聲同而義亦通也。至於但託事而不依聲者，則從未之有。聲異義同，兩義本可並用，不能借亦不必借。蓋借者必以同聲為之本也。若古文以屮為艸，以亏為亏，其基皆在於聲。屮徹聲也，艸清聲也。婁从屮聲，七稽切，入清聲矣。亏溪聲也，亏為聲也。夸从亏聲，苦瓜切，入溪聲矣。段懋堂氏不知其故，謂因形近而借。彼以詞曲之韻，範維古昔之音，縱橫奔馳，訖未達乎通衢，皆由不知形聲之即為古聲也。宋元諸儒惑於今聲，雖知後世

丘  
丁礼切音邱至也从氏下著一也  
也又本也古文作又并抵同歸也  
又言太抵大凡也

用字之借而未能通乎說文近世諸儒惑於今韻  
雖知說文用字之借而未能通乎造字知造字之  
借者惟孔廣居王萊友二人而已然每以不成字  
者為字如雨丘旦亾等字之一以為道立於一之  
一萬舍舊𠂔等字之中以為艸木初生之中斯其  
大謬今別為造字之借用字之借與夫依聲託事  
之同異然後知轉注假借皆造書之妙法並形事  
意聲而為六不可增一不可減一所謂四体二用  
者皆傳會之詞焉耳

鄭康成曰。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

謹按。此專即聲借言之。

晉衛恆曰。假借令長是也。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謹按。許例言依聲託事者。依原字之聲。而託以所借之事也。則意雖少異。而聲必不變。如長久之長。今讀直良切。長幼之長。今讀知丈切。而多餘之長。又讀直亮切。則是今古殊方。聲均有變。非假借之

初已定其音如此也。且長从止聲。古在微類。今入知澄。是皆聲轉所關。并非假借原則也。

唐賈公彥曰。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曰假借也。

謹按。兩用者。如發號之令。又為律令。時令。久遠之長。又為長幼。長養也。

南唐徐鉉曰。假借第五。六者不足。則假借之。古人簡易之意也。出令所以便令。或長於德。或長於年。皆可為長。故因而假之。若依在休為衣。巾車為巾之類也。此聖人

竦力地切音利臨也從也疏也音莊  
莊同

媯所景切音省減也

制字之大倫。而中古之後。師有愚智。學有才拙。智者據義而借。令長之類是也。淺者遠而假之。若山海經以俊為舜。列子以進為盡也。又有本文已沒。假借獨行。若春秋蒞盟。本宜作竦。今則為蒞。省者減媯之字。本當从女。今之媯字。世所不行。

謹按以俊為舜。以進為盡。竦之作蒞。媯之作省。皆借聲而遺其義。與許例。今之引申為律令。長之引申為長幼者不同。然此法行之既久。說文亦所不廢。如詖辯論也。則曰古文以為頤。鼎寶器也。則曰

籀文以為貞。許君著此，特明聲借由來之久，但未可以說造字之法耳。

宋張有曰：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而借其聲義者也。如亦非西朋之類。

謹按說文：夬人之臂，夬非違也。从飛下，𠂔取其相背。西鳥在巢上也。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為東西之西。朋，古文鳳。鳳飛群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張氏所列四字，惟西朋為假借之正，亦之為語詞，則但借其聲，非與是相對，是从正，非訓違，乃

其本義更無容借。今日借其聲義。例與言不相貫矣。

鄭樵曰。六書之難明者。為假借之難明也。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以成書。牽於會意。復為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學者之患。在於識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假借者。無義之義也。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故於己為無義。然就假借而言之。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不可不別也。曰同音借義。曰協音借義。曰因義借音。曰因借而借。此為有

魅

不得其察

義之假借。曰借同音不借義。曰借協音不借義。曰語辭之借。曰五音之借。曰三詩之借。曰十日之借。曰十二辰之借。曰方言之借。此為無義之假借。先儒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為假借之所魅也。嗚乎。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

謹按。同音借義。謂如初裁衣之始。借為凡物之始。協音借義。謂如中之借為去聲中。因義借音。謂如伯長也。而為伯王之伯。因借而借。謂如難鳥也。因

髡 卽髡切音貴本作額口上須也今作  
髡非是安化為容容之美也

臄 比忍切音牝膝端也又膝蓋也  
一曰臄也

音借為艱難之難、因艱難之難、借為險難之難、是  
有義之借、借其義者也、借同音不借義、謂如汝水也、  
而為尔汝之汝、借協音不借義、謂如鮮之借為上  
聲鮮、語辭之借、謂如而面毛也、須髥也、借為語助  
之辭、五音之借、謂如宮本宮室、商本商度、借為宮  
商之音、三詩之借、謂如風本風蟲、雅本烏鴉、頌本  
頤容、而借為三詩十日之借、謂如甲本戊甲、乙本  
魚腸、丙本魚尾、而借為十日十二辰之借、謂如子  
人之子也、丑手之械也、寅臄也、而借十二辰之稱、

方言之借、謂如羹之為羹、音郎、地名、咎之為咎、音  
皋、人名、皆方言之異、故不易其字、是無義之借、借  
其聲者也、假借者、造字之法、此所論者、乃用字之  
慣例、許書中已發其端、如皮革之借為夏革、能獸  
之借為賢能、即有義之借也、此特廣為異名、麗辭  
自飾、實無當於假借之本也、且三詩之風、取義於  
風化、頌則取義於形容、十二辰之子、則陽氣滋生、  
丑則舉手用事、皆本義之引申、何得以為無義之  
借、至以乙為魚腸、丙為魚尾、義非本諸說文、夏無

容一辯矣

元戴侗曰。何謂假借。本無正文。假借以為用。博之為博。奕。爾之為爾。汝辭助之類是也。

謹按。爾麗爾也。以聲借為爾。汝博大通也。从專專布也。由通布之義。引申為博奕之稱。則音義竝借。義借借之正。聲借借之變也。此本張有鄭樵立說。故不以令長為例。然實未能超出許範之外也。

楊桓曰。假借者。取彼之所有。濟我之所無之謂也。六書之假借。猶五行之器用為其体。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

僮徒紅切音同未冠也又婢妾之  
 總稱又無知兒  
 冊楚華切音冊符合也諸侯進受  
 於王者也通作策古文作冊本  
 冊省作冊編可木而為落也

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意。曰借諧  
 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借諧近聲兼義。曰借諧  
 近聲。曰因借而借。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体。曰  
 非借而借。

謹按此襲鄭樵之說而增減之其曰因省而借者  
 例如童童為臯名因其省而借為僮子借同形者  
 例如冊冊為符命因其同形而借為簡冊借同体  
 者例如多多為毛飾因其同体而借為凡毛斯皆  
 鄭氏之所未道然仍不出借聲借義二者而已

耳古獲切音烟軍戰斬耳也通作  
載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  
首旁

劉泰曰。假借者。其聲義於上五者俱不能詳。故取一字而用以足之也。如去取之類。去往也。借為上聲。除去字。取善聽也。借為取舍字。

謹按說文去人相違也。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獻賊。賊者耳也。劉氏以去為往。義尚近之。以取為善聽。則意為之說耳。

舒天氏曰。夫書之法。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合。則轉其注。注不可轉。則屬諸聲。至於聲也。無不諧矣。五者不足。假借生焉。其例若

謂原它字。依聲借用。有有義者。有無義者。

謹按。此分假借為十類。曰同音以借其義。曰借其同音各立其義。曰因義協音。曰借而又借。曰語詞之借。曰五音之借。曰天干之借。曰地支之借。曰三詩之借。曰方言之借。曰雙音並義。大氏本之鄭樵。其失亦與推同。

明趙古曰。假借之所以別有五。而生有三。曰因義之借。曰無義之借。曰因借而借。曰同音並義。不為假借。曰轉注而假借。此五者假借之所以別也。因義之借者。如初